

開放文學 – 推理探案 – 楊乃武與小白菜 第二十七回 求魚水一夕定計謀 說風情片言明心跡

話說楊乃武出了小白菜家中，回到自己家中，見葉氏、詹氏等眾人正忙著收拾應試物件，乃武自己即到書房之中。把場內應用書籍，裝著一只考籃，又把準備下的文房四寶，一齊裝入籃中。一切就緒，天色已是不早，即命人去定下一只小舟，明日啟程。不多時，去定船的人回來，說已定下了張好老的小船，言明倉前鎮到杭州，船價一元二角，飲食在內，酒錢另賞。乃武便先把鋪蓋被褥、考籃書籍等應用物件，發下船去。自己明天早上下船，安排就緒，已是晚飯時候。這時詹氏特地親自煮了幾色精美菜肴，沽了一瓶真女貞陳紹，請乃武小飲幾杯，作為話別餞行。乃武見了，心中很是歡喜，暗想自己虧得聽了詹氏的話，同小白菜斷絕往來，詹氏方如此的歡悅，不然，那裡享得到這樣的家庭之樂，便欣然就坐。詹氏、葉氏也都坐了，連葉氏的兒子亦坐在下面，一家人且飲且談，十分歡樂。詹氏、葉氏又說了些吉利的話，這一頓小飲，直到了十點鐘模樣，方才吃飯完畢，乃武因明天即要動身，先去睡了。葉氏、詹氏收拾了一回，又瞧了瞧乃武的赴試物件，可有缺少，收拾好了，也各各歸房安歇。到了明天，詹氏、葉氏絕早起身，忙著命人把東西運下船。船夫張好老也到了楊家，詹氏知道張好老是個老實的人，年紀也有五十餘歲了，從倉前到杭州的路，最是熟悉，心中很是放心，即把一切應用物件，同了船上的路菜點心，一點一點交給張好老。張好老即裝做一提，挑下船去。這時乃武起身梳洗，詹氏將早點煮好，給乃武充飢，乃武吃畢，又收拾了一些隨身應用的東西，做一包包了，一面吩咐了詹氏幾句，又托葉氏照顧，二人都一一應命，也囑咐乃武，一切當心，諸事已畢，乃武帶了小包，興沖沖地同詹氏、葉氏告別，逕自出門上船。詹氏、葉氏送到了門口，方才回轉裡面。乃武走下了船，張好老在船上，殷勤招待，乃武即先付了一塊的船錢，其餘的到了杭州結算。張好老收了，回到船梢上，翻開了一本皺爛不堪的帳簿。上了一筆，收乃武一元的帳，方解纜開船，逕向杭州而去。一路很是平安。到了杭州，先找了住址，住了幾天，然後進場應試。且按下不提。

再說小白菜自從乃武到了家中，贈了十兩銀子之後，頓把前後事情，一概提上了心頭。暗想似乃武這般的人，真可算得正人君子，非惟不趁著自己厭惡小大之時，自私自利，誘哄自己同小大悔婚，以達自己淫欲之念，反力勸自己歸正。這一回去赴試，怕自己貧困，沒人周濟，特來送十兩紋銀，比了劉子和以金錢春藥來迷惑通奸，其間道德，相去不可以道里計了。從此之後，自己須勉勵做人，再不理會子和，否則，那裡對得住乃武的一片苦口婆心呢。小大心中，卻不是這般的想。以為乃武上了自己的當，以金錢來誘引小白菜，無奈自己已賺破機關，越發看守得嚴密，瞧乃武怎樣可以逞他心意。因此仍每晚宿在家中，同小白菜不離開一天。這般一來，乃武卻毫無關係，把個劉子和卻弄得無可奈何起來，把小大恨得牙癢癢地。最妙將小大一刀兩段，方出了心頭這一口惡氣，可以同小白菜停眠整宿，趁了心愿。原來劉子和回到了餘杭縣之後，林太太見了兒子回來，好似天上掉下一件寶貝似的，不住的叫乖乖心肝。子和的妻子李氏，雖知道子和厭惡自己，也不得不出來相見。誰知子和自有了小白菜般的標致人物，瞧了李氏，越發的似無鹽嫗母、羅剎女、母夜叉仿佛，暗恨怎地不把李氏配給了葛小大，自己娶了小白菜呢，豈不是一雙兩好。各各真可說是姻緣錯配，月下老人惡作劇咧，便連李氏的面都不願意看見，別說是同床共枕了，子和在家中住了兩天，那裡把小白菜放得下心去，終日長吁短嘆，心中悶悶不樂。把這位孝順母親林太太，弄得莫名其妙，如何舍得這位寶貝兒子終日愁悶，向以為在家中去了同李氏不合，所以無甚樂趣，心中煩悶，忙取了些錢，命子和到外面去尋歡樂。子和回家之後，因想念小白菜，沒有到外面去冶游。如今聽得母親命他出動游玩，知道一時倉前恐不能去，不如在本地冶游幾天，陶情作樂，尋花問柳。譬如聽了寶生換一次口味，也未為不可。即同了幾個狐群狗黨，出衙去嫖妓窠娼。可是哪裡有比得上小白菜的十一，真是曾經滄海難為水，終覺得遠沒有同小白菜在一處的快活。子和也沒奈何，只得聊勝于無，鬧了幾天。

那一天，子和回到衙內，屈指計算，離倉前已有十餘天了，暗想這時葛小大或者已是防范鬆懈，寶生在那裡替自己設法挽回，不知怎麼樣了？在家內也沒甚趣味，不如再走一趟，打探個下落，豈不是好。當下即向母親林氏取了錢，叫了一只小船。恐怕到了倉前，小白菜的事情被衙內的人知道，笑壞了好事，即獨自一人，並不帶僕役一人，下舟直到倉前，打發了船，上岸到了錢寶生店內。寶生一見，忙請子和上樓坐定。樓上這房間，本來是寶生的臥室，自看孟蘭會的一次，騰給子和作為臥室之後，寶生知道子和有了小白菜的事情，要常來居住，便不再住在裡面，留著給子和來的時候安宿，子和見了寶生，忙著問寶生這幾天小大可住在家中？監視可曾鬆懈？寶生聽得，早把眉頭緊皺道：「這事情可有些糟了，葛小大自從這一天撞到家中之後，從未離開住過一夜。瞧他的情形，分明是監視得十分嚴密，我老錢因了大少爺的事情，也不知我探過幾次，卻沒有一回有好消息聽得，小大白天出門到店，總留著言語，說是晚間要回家住宿。有幾天竟回去吃午飯咧。這事情可有些難應付哩！」子和聽了寶生的言語，不由得面色懊喪，長長的嘆了一口道：「如此說來，這麼一個嬌的美人兒，便罷了不成？老錢，你總得給我想一妙法才好。事情辦妥，我再重重謝你就是。」寶生道：「大少爺，書不是這樣說的。我老錢若不希望大少爺同小白菜相好，也不把藏春散給大少爺了。如今葛小大監視得這般嚴密，不肯放鬆一步，這倒還不要說他。我瞧小白菜的心，也有些變了，我有幾回到他家中，總是似理不理，對我很不歡迎。便是提起了大少爺來，從未有一言半語問起。以我老錢想來，小白菜對於葛小大，本很是和諧，大少爺要不是有了我的藏春散，到今天還沒有成就美事。小白菜這件事情，不是出于心愿：不過已經有過了一次，失過了足，不得不應酬罷咧。如今趁著小大有些防范，便趨勢同大少爺斷絕往來。所以這事，實是有些難辦咧。總之，葛小大在一天，小白菜的心便一天不會向著大少爺，除非是小大死掉。小大又怎樣即能死呢？」子和聽了，不禁默然不語，低著頭發愁。又想到了那一天自己到了小白菜家中，以藏春散誘引起奸之後，小白菜十分動怒，虧得自己以金錢為餌，方才平了風波。一個女子，沒一個不愛著金錢和虛榮心的，依著寶生所說，小白菜如此的不愿意同自己相好，也因了金錢，換一付面色，如今忽地又變將起來，或者再設法將金錢為餌去誘引小白菜一次，再騙她可以娶回家中，做一個知縣的兒媳，好得自己同李氏性情不合，便是弄僵，也可以把李氏退去，將小白菜娶了。只要有錢，事情總可以辦到。寶生這人，最貪的是錢，我何不再許他一些，使他再想個妙法呢？想得差不差，即向寶生道：「老錢，話雖如此，我想小白菜是個貧困人家的女子，沒有不愛金錢之理，何不再把金錢去引她一引呢？你替我想個辦法，使我到她家中，同小白菜會面，我再設法去誘動她回心轉意如何？倘是可以成就，你店中我加五百塊的股本好嗎？」寶生聽了和又許下五百塊錢，不由喜得眉開目笑，向子和笑道：「大少爺主意是不錯，只怕小白菜同小大的感情，不是金錢可以移得動的，那就糟了。大少爺要小白菜會面，只得看小大不在家，中午飯的日子，白天悄悄的前去好咧。這倒容易，待我老錢去打探就是。」子和聽得覺得這事尚有希望，倒放寬了些心。自這天起，寶生即每天早上出去打探小大可在家中，可要回家午飯。子和耐著性兒，在寶生家中等候。

事有湊巧。那天寶生打探得小大明天要到母親喻氏家中去游玩，只因小大晚爹沈體仁明天是生日，小大前去吃面，須吃過晚飯回來。寶生知道之後，興沖沖地回去，告知子和。子和大喜，忙著準備明天候小大出門，同寶生到小白菜家中，同小白菜會面。寶生即同子和約好，明天早上一同在葛家對門的小茶館內等候。瞧見小大出門，即悄悄的進去。一夜過後，明天清早，子和同寶生起身，梳洗畢了，子和因這天要以金錢同虛榮心，誘動小白菜的芳心，便帶了十兩金條又藏了些貴重飾物，這都是和在餘杭帶來，一切就緒，即同寶生出了藥店，走到太平巷茶館之內，怕小大出來看見，坐在後面，對著短窗，小大出來，可以瞧見。小大若不留意，卻不知道寶生、子和坐在裡面。自有跑堂的過來，泡上香茗。寶生又吩咐買了點心，同子和吃了。子和只注意著對面葛家，不多時，小大早換了一件乾淨衣服，走出門來。本來小大天尚未明，便得到店，這天因到沈家，不到店中，因此到這時候剛走出家中。寶生、子和見小大已去，心中歡喜，寶生忙會了茶帳，待小大走遠，即出了茶館，一溜煙似的進了葛家大門。恰巧小大出門，三姑沒有把門關上，子和、寶生推門進去。三姑見了，早笑著道：「有銅錢阿哥來了。」小白菜在樓上聽得，嚇得一跳，只是也無可奈何，不好拒絕子和、寶生，一逕的望樓上走去。到了樓上，見小白菜坐在床上發呆，子和忙笑著道：「嫂嫂好呀，今天起得

早。」寶生知趣，囑咐了一聲子和，早早回來，即下樓回去。三姑在樓下，即也不上樓來。子和四顧無人，早坐在床上，同小白菜并肩坐定，笑道：「好人，你發狠心，把我丟掉了，害得我想得好苦！」小白菜倒也不能不理，微微的笑道：「教人也沒法呀，他天天回來，我如何可以找你呢？」子和即把帶的金條一包，解將開來，一股黃澄澄的光華，直射到小白菜的眼中，小白菜不由心中亂跳，子和即取了五條，向小白菜笑道：「這兩天我沒有到來，你的錢想是完了。這一些些，留著用吧。」又在手上取下了兩個戒指，一個是玻璃翠鑲嵌的，一個卻是玫瑰紅寶石面的，帶在小白菜手上道：「這兩個好嗎？」小白菜見子和這般的豪闊，不禁一笑，也不好推辭，便不言語，只低著頭呆呆的思想。子和趨勢勾住了小白菜粉頸，溫存起來，一面又甘言蜜語，只說自己同李氏不合性情，欲將小白菜娶回家去，退掉李氏，母親最歡喜自己，沒有不依之理。父親又聽母親的言語，只要自己說話，沒有不成的事。這般言語，把個小白菜的芳心，引得心猿意馬，動將起來。暗想若其能如此，自己何嘗不想，當然是好，做知縣老爺的媳婦，自然比了做一個豆腐店伙計的妻子，強似萬倍。可是自己已嫁了小大，如何可以把小大丟掉呢？而且若是嫁了子和，怎樣可以見楊乃武呢？這一回的事情，已是自己的失足之處，真是要同小大離掉，早已應該在未圓房時悔婚了。你雖有這般心思，怎奈遲了啊。不禁長長的嘆了口氣，雙目之中忍不住流下淚來道：「大少爺，雖是好心，我可沒這福份，今生今世，可不能的了。而且小大待我，很是不差，我做下了這等不規矩的事情，已不應該，怎說是另嫁別人呢？小大活一天，我只得廝守一天了。大少爺如是愛我，請不必再提這話，最妙能顧全到我的名節，不被人知道醜事，那我真是感激不盡，來生再報答大少爺的大恩。」

子和聽了，萬不想小白菜說出這一番話來，渾如焦雷轟頂，知道小白菜不是可以移動他的心意的人，只得且圖目前，忙將言語岔了開來。子和這人，本是個浪蕩子弟，對於小白菜初時也不過只圖淫欲歡樂，實是小白菜生得過於美麗，把子和的心勾住了，放不下來，才有這般心思，前幾天沒有見面，早已心癢難口，今天好不容易得了機會到來，那裡忍耐得住，不管是青天白日，勾緊了小白菜，不住的親熱起來。小白菜也無可奈何，只得任著子和調弄。一剎時就地興雲布雨，雙鬼飛肩。欲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